

〔美〕鲍勃·伍德沃德 著

帷幕：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争（1981—1987）



帷幕：美国中央情报局 的秘密战争(1981—1987)

〔美〕鲍勃·伍德沃德 著

梁于华 节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Bob Woodward

VEIL: 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 1981—1987

Simon & Schuster Inc. 1987

据西蒙和舒斯特公司1987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陈 宇

封面设计：孙 敏

帷幕：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争（1981—1987）

〔美〕鲍勃·伍德沃德 著

梁子华 节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9.5 字数：208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ISBN7-5012-0124-2/D·12 定价：2.85元

译者的话

美国名记者、现任《华盛顿邮报》助理总编辑鲍勃·伍德沃德这一新作，以丰富的资料和生动的文笔，叙述和揭露了1981—198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威廉·凯西任局长时期的内幕。

伍德沃德以擅长挖掘和报道内幕新闻著名。70年代初，他是最早报道和揭露后来迫使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丑闻的两名记者之一。1984年，他开始撰写本书，花了三年时间，采访了250余人，查阅了大量文件资料，揭开了中央情报局设置的重重帷幕，才于1987年10月写成问世。

30多年来，写中央情报局的书很多，但轰动全国、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成为畅销读物的，当以本书为代表。其原因不仅在于作者的知名度高，也不仅在于他揭露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政府其他机构的重重内幕，而且还在于这本书的出版正值伊朗门丑闻在美国闹得满城风雨之际，它使美国人知道，里根政府口口声声说要“重整美国实力”，而且主张“恢复传统道德”，“坚持美国信仰的原则”，原来却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货色。它背着美国人民，偷偷和恐怖主义者做交易，并用出售武器给伊朗赚得的一部分钱，去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多方插手中美洲事务，干涉他国内政。这种丑恶行径，激发了爱好和平、主张正义的美国善良人民的义愤，在野的民主党也乘机攻击里根政府，使国内不

得不开始对伊朗门事件进行调查。

书中对中央情报局如何策划伊朗门事件，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在世界各地收买间谍，搜集情报，进行渗透颠覆，甚至暗杀政治人物，都作了淋漓尽致的报道。世人由此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不择手段地到处伸手。中央情报局所作所为之令人触目惊心，美国国内外舆论一再为之哗然和强烈不满，是理所当然的。

此书还从美国外交与情报如何相互配合的角度，大量披露了七年来里根政府外交的内幕。可以看到：美国在表面公开的外交之外，还有讳莫如深的秘密外交；后者的领域涉及世界各地，特别是有关热点地区的所有重大决策和对外行动；在推行秘密外交的过程中，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之间，共和党各派和民主党各派之间，以及白宫和国会、国务院和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其他部门之间，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尖锐矛盾，其表现形态从政见分歧到争权夺利，可谓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正如原出版说明所介绍的：“这是对拥有世界最尖端技术的谍报机构与制订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透彻研究的一本著作。”因此，读者可以从中大开眼界。

作者还花了不少篇幅描写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其人。这个靠做投机生意发了财的律师，和许多同辈一样，在得到了优裕的经济生活后，就想涉足政坛，到政府里做一任大官以名留后世。凯西来自东部，本来并不是里根的亲信，只因1980年帮助里根竞选总统有功，获得了总统青睐。他本想当国务卿或国防部长，却未能如愿，只好退而求其次，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对里根感恩戴德，忠心耿耿，终因操劳过度，患了癌症而辞世。难怪里根夫妇对凯西的去世悲痛不

已，亲往参加葬礼。凯西身后，美国论坛有些人把他誉为中央情报局四十年历史上能够放手干而成为最强有力的局长，堪与英国作家勒卡雷的反间谍小说中的主人公、英国特务机关头子、老谋深算的乔治·斯迈莱相媲美。通过本书绘声绘色、栩栩如生的描述，了解凯西其人其事，透视80年代的中央情报局，这自然也是耐人寻味的。

本书出版后，评论界对其中的某些内容资料曾有争论和存疑。尽管如此，本书仍然很值得一读。鉴于原书卷帙浩繁，正文长达500余页，因而摘其精华，以节译本问世，以飨各界读者。

目 录

序 幕	1
第 一 章	7
第 二 章	15
第 三 章	20
第 四 章	25
第 五 章	34
第 六 章	44
第 七 章	48
第 八 章	51
第 九 章	58
第 十 章	65
第 十 一 章	76
第 十 二 章	86
第 十 三 章	104
第 十 四 章	118
第 十 五 章	135
第 十 六 章	151

第十七章.....	159
第十八章.....	173
第十九章.....	184
第二十章.....	194
第二十一章.....	204
第二十二章.....	220
第二十三章.....	235
第二十四章.....	251
第二十五章.....	267

序 幕

1980年11月20日清晨7点,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海军上将被闹钟吵醒了。说实话,他真不愿这么早就起床。但今天他得向当选总统罗纳德·里根汇报情报工作。伊朗人质危机已经到第383天了,吉米·卡特的总统宝座就是因为52个美国人被扣留在德黑兰而丢掉的。

特纳56岁,正处在事业的巅峰,他是一位退休的四星海军上将。当过系统分析家、海军的“智囊”和罗兹奖学金进修学者,他一直想摆脱眼前俗务,高瞻远瞩,思考重大问题。但此刻他被夹在旧老板之间,自己又容易感情激动,因此对过渡阶段充满一系列矛盾情绪。

首先,他得决定何时和如何把真正的机密告诉里根——就是说,新总统需要知道的那些具有潜在爆炸性和危险的行动和间谍技术。这些情况隐藏得很深,从未泄露给新闻界,也没有被苏联间谍偷去。特纳只能向里根本人透露这些事,不能让那些政客知道,因为情况十分机密,涉及100多人的生命危险。

特纳还需要使里根注意到与此有关的宏观大局问题——间谍活动和秘密行动带来的机会和危险。身为总统的人可以在这种事上作出真正的抉择,而里根正好信誓旦旦地说过,他要重振美国昔日雄风。

特纳还想加深自己对里根的了解。过去几次汇报时,里

根表面上很开朗，但最终还是很难接近。里根挥手示意特纳往下讲的时候，显得轻松、超然、随和，似乎要用笑声、好莱坞故事和一句保守主义的教条把天下大事一笔勾销。这同特纳所经历的卡特的严肃、几乎是无情的盘问相比，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啊！特纳见里根的次数越多，他越怀疑这位大总统的基本思考力。他曾在私下里把里根说成是个“笨蛋”。

特纳要考虑的最后一件事是他自己的前途。他想告诉里根，自己很想留任中央情报局局长。里根和共和党的竞选纲领曾攻击说，卡特把中央情报局限制得太死，使它几乎完全无法进行有效的间谍工作。他们说，中央情报局是“虚弱无能的”。特纳认为，如果当选总统愿意倾听，他可以就此进行反驳。

特纳冲了个淋浴，穿好衣服，下楼吃早餐。他喝果汁、白开水加柠檬。特纳信奉基督教科学，不喜欢刺激品，不喝咖啡，甚至讨厌咖啡冰淇淋。

只见这天的《华盛顿邮报》登载着：“据悉凯西准备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赶忙抓住报纸细看。他可压根儿没听说过有此可能。“凯西”是指威廉·丁·凯西，里根的竞选经理，67岁了。特纳感到这个选择简直是开倒车，绝对错误。尼克松曾任命他的1968年竞选经理约翰·米切尔当司法部长。难道今年中央情报局局长一职也要成为政治斗争的战利品了吗？

报上还说，“凯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工作。”特纳认为，这倒无关重要，就好象找个二次大战时的老海军上将来领导海军一样。中央情报局里还留着一些战略情报局的遗老遗少，他们的旧作风给特纳带来不少麻烦。现在又有一个兄弟要从门里钻出来了。《华盛顿邮报》说，在二次大战的最后六个月中，凯西曾负

责往国防线后面空降间谍 那可是35年前的事情了。

特纳原本期望，他们在告诉报界之前，为礼貌起见总会事先通知他要另请别人来接替他了。也许，这消息只是一个试探气球，或者根本就弄错了。在总统竞选前，他甚至连凯西的大名也不曾听到过。两周前，里根当选总统后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曾宣布，凯西将回去重操律师旧业。

被撤换的前景只是加深了特纳的信念：是他指导中央情报局走出了70年代中期那段黑暗、动乱的时期。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后，美国天翻地覆，国会搞了许多调查，深挖中央情报局过去的秘密：暗杀外国领袖的阴谋，对无辜的人使用危险的幻觉剂做试验，违反总统命令贮存小量毒剂和毒液，偷拆信件，对反越战的美国人进行特务监视活动。

特纳曾几次建议采取一些新的秘密行动，遭到行动处的反对。有一次，特纳未同白宫商量就自己下条子询问行动处副处长，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扰乱美国利益的三位外国领导人搞掉——古巴的卡斯特罗、伊朗的霍梅尼和利比亚的卡扎菲。副处长回答说，不行，这三个国家里都没有能够生存的政治反对派，中央情报局也不知道该支持那里的什么运动、政党或领导人。

特纳还建议行动处制订一项有限的秘密行动计划，在危地马拉寻找一位中间派的政治家，给予援助，甚至招募一些人为中央情报局服务，付给津贴。危地马拉的情况是典型的中美洲平局：右派军政府与左派马克思主义游击队对峙。特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支持温和派才能对美国有利。但是行动处又反对，他们认为，政府的政策还不明确，中央情报局不能走在前头。

有一项十分机密的行动称为“海军特别控制计划”。按

照这项计划，美国潜艇跟踪苏联潜艇，并在苏联周围进行侦察和收集情报工作，有时甚至进入苏联领水和港湾，危险性很大。其活动包括在海底安设尖端的电子录音设备，窃听苏联海底电缆的通讯讯号。每次行动都必须经总统批准。取回来的录音带交给国家安全局，情报内容只有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白宫的少数人知道。有时候，特纳也认为由于风险太大，得到的情报只具有边缘价值。

但是他也承认，有时候潜艇能弄回关于苏联军事情况的丰富资料。只有少数几种行动能从苏联得到如此大量的高质量直接情报。有时，“捕捞结果”包括苏联官员之间的对话，透露了他们的心神不定、说谎和弱点。苏联人认为海底电缆无法窃听，因此通讯联络使用不先进的密码系统，有时甚至根本不用密码。

另一项计划叫“靛蓝”。这是一项新的高度机密的卫星系统，尚在研制之中，将来可能成为核查与苏联签订的裁军协议的重要工具。“靛蓝”使用雷达造影，可以看透云层，并在夜晚工作，而那时摄影卫星都是盲然不辨而无法施展身手的。对东欧上空进行核查来说，这种工具特别重要，因为那里的所谓“魔鬼云层掩护”可以存在几天至几星期不散。

有些最好的情报收集活动是由“特别收集小组”在国外进行的。这些小组由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精英组成小组，使用最新式的设备在许多外国首都进行窃听活动。他们能够创造间谍工作的奇迹，竟然可以搞到欧洲、中东和亚洲外国政府高级会议的逐字逐句记录，以及重要政治家之间的电话谈话。与此相辅相成的是，中央情报局的正规官员在掩护下从美国使馆进行间谍活动。

特纳还主张加强对盟国和友邦的刺探情报工作。伊朗国

王本是美国和中央情报局的好朋友，他的情报机关曾是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主要情报来源。但中央情报局错把霍梅尼看作善良的、年老体衰的教士，现在他却扣留了美国人质。真是一大错误！

自伊朗爆发革命后，特纳就设法加强了他在外国政府和外国情报机关里的间谍网。埃及就是一个例子，中央情报局在那里布满了电子窃听设备和人员。特纳还从情报中得知沙特阿拉伯的王储法赫德嗜酒如命，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健康欠佳，以及苏联导弹试验的某些情况。只是苏联政治局的工作情况搞不清楚。卡特和布热津斯基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个，但特纳始终无法提供多少情况。

今后两个月中，特纳的任务是向新总统介绍实际情况。里根需要了解情报工作的全面情况，他们是如何相互配合的，局限性是什么。

例如，有一项代号为“磨擦颈部”的行动，中央情报局造了一根假树枝，表面上用真树皮裹好，里面却安放着一具尖端的电子探测器，准备安装到东欧某处苏联空军基地外面的树上，用来收集关于先进的苏联“米格”式雷达的资料。那个空军基地在一座公园旁边，人们常到公园野餐，只需派一名间谍在某个星期日去那里，翻过篱笆，爬到树上把假树枝装上行。但“磨擦颈部”行动迟迟未能实现，因为中央情报局能够在那里找到的唯一间谍人员不是欧洲人，如果派他假扮星期日赴野餐的人，很容易被识别出来。

特纳的“奥斯摩比尔”牌轿车来到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转了个弯，驶向杰克逊街，在716号门前停住。这是一幢政府所有的砖砌住宅，里根就住在这里。特纳下车后，快步

跑上六级台阶。

特纳进屋不久，里根就从楼上下来，热情地欢迎他。当选总统无忧无虑，不慌不忙，一付天生的慈祥神情。在座的还有当选副总统布什（特纳的前任）、里根的首席助手米斯、另外三名助手和凯西。

特纳向他们汇报欧洲军事均势和中美洲问题。他谈到波兰的最新情况，看来苏联准备入侵，以粉碎独立的团结工会。空中卫星侦察照片和从柏林等处搞到的电讯窃听提供了充分的材料——柏林是全世界收集情报的中心。

特纳意味深长地补充说，还有活人提供的情报。凯西翘首注视，但特纳没有透露这人是谁。原来中央情报局有一个渗透很深的间谍，他是波兰总参谋部的上校，经常把波兰和苏联的意图这类情报从华沙送出来。上校的绝密情报只传阅到绝对有必要知道的少数美国高级官员。白宫里，只有卡特、蒙代尔副总统和布热津斯基三人能看到这些情报。上校的姓名叫库克林斯基，只有中央情报局的几个人知道，从来不在情报上出现。

特纳汇报世界各处热点的情况时，不时地瞥一眼凯西。只见他虽然外表象个心不在焉的老教授，口齿也不清楚，实际上却是在很细心地倾听。汇报结束后，凯西走过来，伸出大手握住特纳的手说，“斯坦，你好，关于我要接替你的传说是不真实的，目前什么都还没有决定。我不会夺掉你的位子。”

特纳走后，对自己的前途和中央情报局的未来深感不安。看来有迹象表明他要滚蛋，但又不能肯定。

当天下午，米斯通过卡特的白宫给特纳传了一个口信，表示报上登载的关于凯西的消息不是他传出去的。但是米斯也暗示，凯西被任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

第 一 章

实际上，凯西想当国务卿或国防部长。这两个职务才有份量，可以为里根制订的新外交国防政策效犬马之劳。但凯西也明白，他可能只好接受更低的职务，或者什么也得不到。他并不是里根从加利福尼亚带来的亲信，而只有那帮人才会飞黄腾达。他参加里根的竞选活动较晚，最后当上竞选班子经理，也有一部分是出于偶然，何况不过是名义上的晋升而已。

1979年的早些时候，凯西曾接到里根打来的电话，要求给予支持。凯西一生拥护共和党，自己在纽约当律师，因为搞股票投机、投资和写书而发了大财。40年代起开始涉猎政治，曾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里任职。凯西告诉里根，“现在加入你的竞选活动还太早。”但他解释说，这并非意味着不同情，恰恰相反。凯西随即寄了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给里根，这是法律所允许的个人捐助的最高额了。他对别的有希望当选的共和党候选人，也捐了这样的数目。

后来，里根又打电话给凯西，说是不光要1000美元而已。他要到东部来，出席纽约长岛的一次募捐会，想见见凯西。凯西同意了，两人在凯西家附近的旅馆里共进早餐，就共和党竞选前途问题谈了一个半小时，双方都轻松愉快。凯西原来听说里根很肤浅，交谈时却发现他对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有足够的知识。里根钻研得并不深，但他对这些事情的

直觉看来不错，而且符合凯西的信念：自由竞争、强大国防和积极反共。里根只比凯西大两岁，两人具有同代人的共同看法。两人童年时代都是穷孩子。凯西欣赏里根生涯的多样性——当过体育新闻广播员、演员、工会干部、州长和保守主义代言人，战斗力顽强。凯西自己的生涯也具有多样性——律师、作家、战略情报局高级间谍、业余历史学家（正在写一本关于战略情报局的书）和前政府官员。两人都亲身经历过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见过四次战争。两人都喜欢听那讲得有声有色的故事，也喜欢放声大笑。然而更重要的是，两人都看不起吉米·卡特，看不起他的优柔寡断和不健康的、悲观失望的焦虑，认为这是他的弱点。

不久，凯西就被邀请去加利福尼亚州，参加里根竞选班子研究问题小组的执行委员会。他知道这是个没有什么油水的差事，但总算是参加了里根班子啊。他飞往加州，阅览问题资料，认识了米斯和迪弗，后者是里根夫妇最亲密的朋友，一个矮个子、讨人喜欢的家伙。

不久，凯西就邀请他的共和党阔朋友们去参加募捐午餐会。对他们说，“我请你进城来和里根夫妇一起吃午餐。”如果他们犹豫不决，他就会补充说，“听着，你不想置身事外，对吗？这家伙要得胜的，这家伙要当总统的。”凯西知道如何从纽约那帮共和党人身上挤出油水来。他坚持不懈地打电话，在1979年底为里根竞选募集到50万美元。1980年初，里根的竞选经理约翰·西尔斯被撤职，于是里根就请凯西接任。这正是凯西一辈子所追求的目标。政治是他的第一爱好。

凯西当上里根的竞选经理后，就去研究里根周围的权力

中心何在。从外表、声音、目光和微妙的敬意都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南希。大明星詹姆斯·斯图尔特有一次评论道，“如果里根第一次结婚时就娶了南希，她可以帮助他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凯西看出，在摸清楚里根的兴趣方面，南希是首席研究员。

大选前一个月，凯西料到里根会得胜，于是成立了一个人们不太注意的临时外交政策顾问委员会。他挑选了17位高级专家，包括前总统福特和其他共和党及民主党的高级人物。凯西自任委员会主席，分配名人写文章和进行研究。有人认为他把自己放在舞台中心，似乎要当国务卿似的。的确，1973—74年间，他曾短暂地当过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后来被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撵走。在基辛格的2690页的两卷回忆录里，只有一处草草提到凯西。但凯西不计较，仍请基辛格参加里根的外交政策顾问委员会。

特纳11月20日汇报会后的第二天，里根就飞回加州。他的保守主义朋友们安排他会见一位重要外宾，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亚历山大·马伦奇斯上校。此人在欧洲保守派圈子里是位著名人物，担任局长已10年了。他的情报局在法国国内政治上也作用很大。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幅世界地图，上面把共产主义的蔓延用红色勾画出来。有要客来访，便赠送一幅同样内容的小图。若干年前，特纳也得到过这样一幅小图。

这次到加州来，马伦奇斯可有比小地图更重要的东西奉赠。这位法国官员认为，干间谍这一行是十分严肃的事，风险很大，但也有希望得到巨大的收获。他很看不起中央情报局派人到驻外使馆去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的习惯做法。他认